

老屋

碧落

我回故园老屋蛰居。  
面包也买了，土豆也买了，棉袍也买了，棉帽棉靴也买了。  
我想象我在古时塞外，被流放的苦寒地，储粮备棉，预备越冬。  
关起门来，读书写字，听音乐看电影，雪来时堆个雪人，看狗在园里疯跑。  
天苍苍，园茫茫。  
天更冷起来。房檐下冰凌三尺长。  
狗抬起腿爪一拐一拐颠着走，十分滑稽。狗都不愿出门。嫌冷。  
人从早到晚坐在暖气旁烤着。  
小时候的天还要冷些，窗上总结着厚厚的冰花，我会抠下一片当零食。小时的暖气也较现今热得多，像炉子一样烧得滋滋响，洒捧水上去，简直要蓬蓬冒热气。  
白日里阳光灿烂，但冰就是不化。它们化不动。它们——王尔德说——被冰王吻过了。  
夜晚，长空是冻住了的深蓝，星星清冽透亮。园里的月，根本就是古时的月。  
清晨地震，我知道。我醒着。房子轻颤一下，像婴儿打了个小小的奶嗝。  
我的老屋很精准。这种嘬，说明是近处的小震。震若再小点，房子就像冒了个泡；震若再大些，房子就像中年人打饱嗝。再大的震，老屋打的就不是嗝，是个哆嗦。  
它今年85岁了。日寇侵华，全面劫夺。这里的煤矿成为株式会社资产。抗战胜利后，之前的办公建筑和“社宅”——职员公寓遗留下来，被新中国接收。  
我家就住在这样的老社宅里。  
老房子是四面坡瓦房，砖木结构，室内木板地面，都是数米长的整根木板，少有拼接，漆成暗红色。木地板下面是空的——砖碴地沟，布着暖气管道。也住着老鼠。  
老屋已残破，每一幢独门独院的别墅式房子，形式和内容都接受了改造。最初房内皆设储藏室、浴室、厕所和地下室，但格局屡经变易，自我小时就没见过室内卫浴了，都改成一个个住人的小房间，一幢房住三四家人。大厨房共用。地下室最好玩。1978年高考恢复，设计院工作的邻居叔叔住进地下室复习功课，好清静。他后来去了清华任教授。  
这房子里曾居住过天南海北无数建设者，曾飘满沪上八宝饭、东北铁锅炖、天津嘎巴菜……的香气，孩子们很早就在画画、拉小提琴……  
渐渐地，邻居们都搬走了，去海外，到香港，回北京……  
我小时，在没有私搭乱建之前，这一带幽美蕴藉，槐杨高大，屋舍俨然，浓荫深绿，红墙掩映，走街像穿越绿洞，走巷像串老北京胡同。彼时不知有城市规划这词，却已朦胧但深刻地领略到规划之美。  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曾有日本老妇带着翻译回来，拜访她小时出生长大的家园。对于她，这是她曾经的家园。然不远处就是六万多中国劳工的累累白骨，漫山遍野。  
我站在园里，看我的老屋，心里打翻了宇宙。难受。

月色长留

指尖

一直记得那个黄昏，我披着昏晦的夕光，进入山下的村庄，站在那株合欢下，抬头仰望一树繁花时的情景。那些暗色的花朵，仿佛万千把张开的骨扇，又仿佛万千只飘然欲飞的蝴蝶。那一刻，身边的一切纷纷后退——层叠的房屋，街衢，榆，槐，红白蜀葵，带着警惕尾随而来的小狗，对面的院落，和透过院墙传来的苍老而寥稍的人声。所有这些，都被游移而来的夜色裹裹，藏匿，天地间只余一树花，一个人。  
这是第一次在居地遇见合欢树，在离我很近的某个村庄，三十年了，它和我一起经受着尘世的风雨炎凉，阴晴圆缺，而我却懵然无觉，且执拗地认为它在我生命中缺场的事实。想来，只有当我彻底走出禁锢和束缚，它才会端然呈现，给我惊喜讶异，让我明白，在这荒凉又温情的尘世，它所坚守和等待的意义。夜风吹拂，我嗅到了花香，它从扇骨中溢出，泄下，环绕我身。这是只属于一个人和一树花的秘密吧，一种物种之间的相应相近，相亲相惜，这喜悦，姗姗来迟，饱满而清淡，让我忍不住眼底潮湿。  
总也无法克制荒草般纷杂的怀念，在梦里，我与故人相逢，微笑，对视，走长长的路，花红柳绿，鸟雀蹁跹，却无法开口，就像现世中的牵绊和顾忌一样，我们永远隔着一路、一条河、一座山的距离。我在黄昏时奔跑过多久，关于对过去的想念和不舍就有多长。在一个下午，我做了蛋糕，有奶油，有红果，香草精，可可粉，还有糖和盐。又煮了茶。然后坐在那里，用某种极其平淡而拙劣的方式，迎来了长河般的泪水。仿佛上天布排下一个仪式，这个突至仪式承担着洗涮吸附在时间表面的齷齪、委屈和不甘。  
囚徒走出牢笼，天地开阔，万物悦然。明媚的上午，我与童年伙伴不期相逢。在嘈杂的大厅里，她一遍又一遍高喊我的名字，那声音，让我想起空旷的田地和河床。她戴着蓝色的口罩，我试图通过她热切的眼神，重见镌刻在镜面上的童年时光，以及旧时光里的伙伴，河川里的风，茂密的紫荆树，和我们身体之中消失殆尽的气息。我们紧靠在一起，长年的分离，并未使我们之间生出嫌隙和隔阂。时间教会我们太多，我们不再做梦、承诺和记挂前程，而更在意当下此刻的一切。她的孩子在身后，有一张与她极其相似的面庞。作为在我文字中频繁出现的人物，我对她的亲切感无可比拟。她既是文字中永恒的人物，同时，又是我在尘世的影子、伙伴和见证者。虽然我们彼此的生活是完全陌生的两种，可是，又有什么关系呢。当我们分开，她带着孩子下车，我继续前行。心里的笑意，像水面上的涟漪，一波一波向外翻涌。  
冬天傍晚，韬光寺用过晚饭，从斋堂里出来，小小的寺院已人迹寥寥，深一脚浅一脚出得山门，身后相送的大和尚嘱咐慢行，打了个问讯，咿咿呀呀上山门。整座山都跌进夜色的怀抱，那些乌桕，槭树，樟树，翠竹，溪水，溪水边盛开的白茶花们，都消隐不见，连脚下弯曲的石阶，都没有来时那样艰苦。前面担挑垃圾的僧人，走得飞快，一转眼就隐遁到夜色之中。清风习习，灯光暗淡，我们与这些挑担下山的僧人并无异处。我们把那些负累、疲惫和杂沓的奢念，都放到山上那座寺庙里，然后轻松下山。而他们是将那些垃圾又送回山下纷杂的人间。一切来去，皆有因果，所得所失，都是慈悲。  
走过紧闭的寺门和那些桂花树，路过飞来峰洞窟的众佛和它们脚下的流水，出灵隐寺，过缆车站，站在一个稍微明亮的地方等车，墙上挂了一个黑牌子，后面虚虚的灯光照着四个字：一墙花开。  
圆满的明月，低低地挂在天上，大而饱满，圆融而明亮，新鲜的，如同被神从月亮树上摘下的果实，用水细细地浣洗过，刚刚挂上去般。是我迄今见过的，最大，最干净，最明亮的满月。  
满月徐徐地，一点一点由南移北，再盈时，已是北方冬月。塞北的圆月高悬，小而清寒，遥不可及，但有什么关系呢，我知道在江南，它还是那样大，明亮，皎洁。愿余生有幸，能与这千万年辉映人间的圆月同行，做温良柔软的人。也愿月色长留，万物可爱，人间值得。

尺素未识

卫刘芳

时逢上有老下有少、工作和学业齐飞的中年期，心内如焚。朋友建议每天手写千字以净心，转而找纸笔，却只有文房四宝界的快餐：A4纸和碳素笔。而运笔临帖，更是陈年旧梦了。记得读古诗词时，屡屡遇见“尺素”和“双鱼”的组合，比如汉乐府诗中的“尺素如残雪，结为双鲤鱼”，再比如婉约派书生秦观的“勤勤裁尺素，奈双鱼、难渡瓜洲”。那么，这俩物件儿究竟是什么呢？  
尺素是一种古人用来写信的绢，长约一尺。双鱼是两块鱼形木板，可以把写好的绢放进去，绑好，黏土封口，最后盖章。于是一封美观又私密的信件就大功告成了，送友人送爱人都极有情致。可惜它们不合时宜，早已消失了。现在，我们不仅没有尺素、双鱼，连纸张和信封都大不用了，因为有网络呀。我们日日在各式键盘上运指如飞，连字迹也全是字体系统的统一款，毫无个人识别性。  
有个故事说，妻子偷送丈夫生日礼物，丈夫端详良久，不知贺卡上是谁的落款，竟将红颜知己一股脑供出，后果很严重。这意外之灾，除了因夫妻感情生隙外，还是印刷体惹的祸。尚且有朋友对字画颇有研究，我们常随手抓来古字古画让他猜书写者，无一不中。此人博闻强记固然让人敬佩，但若古人也皆用印刷体字号，不知这字画还有研究和审美价值么……而古人也算是用这种方式，留下了他们在这个世界存在过的痕迹。  
关于尺素，有个故事，说在特殊时期，有一对学者遭不平待遇，男关押在阁楼，女被发配到灶头。还好，灶台的烟囱和阁楼相通。男就每天凌晨写一纸团扔进烟囱，不久，有青烟升空，暗示纸条接收完毕。如是三月许，直至两人被调拨开。待得再相见，女取出一匣子，将近一百个纸团赫然在目。个个都是他的字迹，张张都是爱的鼓励。  
她看到的是他的亲笔信。他活着。他还好。他惦记着她。所以她也要坚持下去。这浪漫而又机警的举动，大抵只有文人能演绎得出。在非常态下，这种心灵扶持是非常珍贵和重要的，可以让人对生命充满希冀。  
那么，不论是为了增加识别率，还是为了留下自己在人间存在过的痕迹，都让我们开始执笔写吧，即便是个三言两语的纸条，也好让亲人见字如面一下。当然，为了低碳环保，纸张可正反面使用、报刊边角料裁条使用，或者干脆正门挂一小黑板，写了擦擦了写反复使用。  
至于在下，一贯文风多变，加以键盘输出为主，让人认出更属不易。为了改进，现已将铅笔代替发簪——这下笔如壮士拔剑，又见青丝缓缓滑落的情形，简直是太有情调了，从此，家里到处是铅笔小纸条“晚餐不便下厨，静候佳肴”“米面已见仓底，可速填补”。